



邵燕祥

远在天边

◎ 大象漫步书系

◎ 大象漫步书系 · 邵燕祥

远在天边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在天边/邵燕祥著. —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0.2
 (“大象漫步”书系/李辉主编)
ISBN 7-5347-2433-3

I.远… II.邵…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0753 号

责任编辑:刘慧静

责任校对:霍红琴

书籍设计:张胜

出 版:大象出版社

地 址: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 行: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0371—572619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2000 年 4 月郑州第 1 版
2000 年 4 月郑州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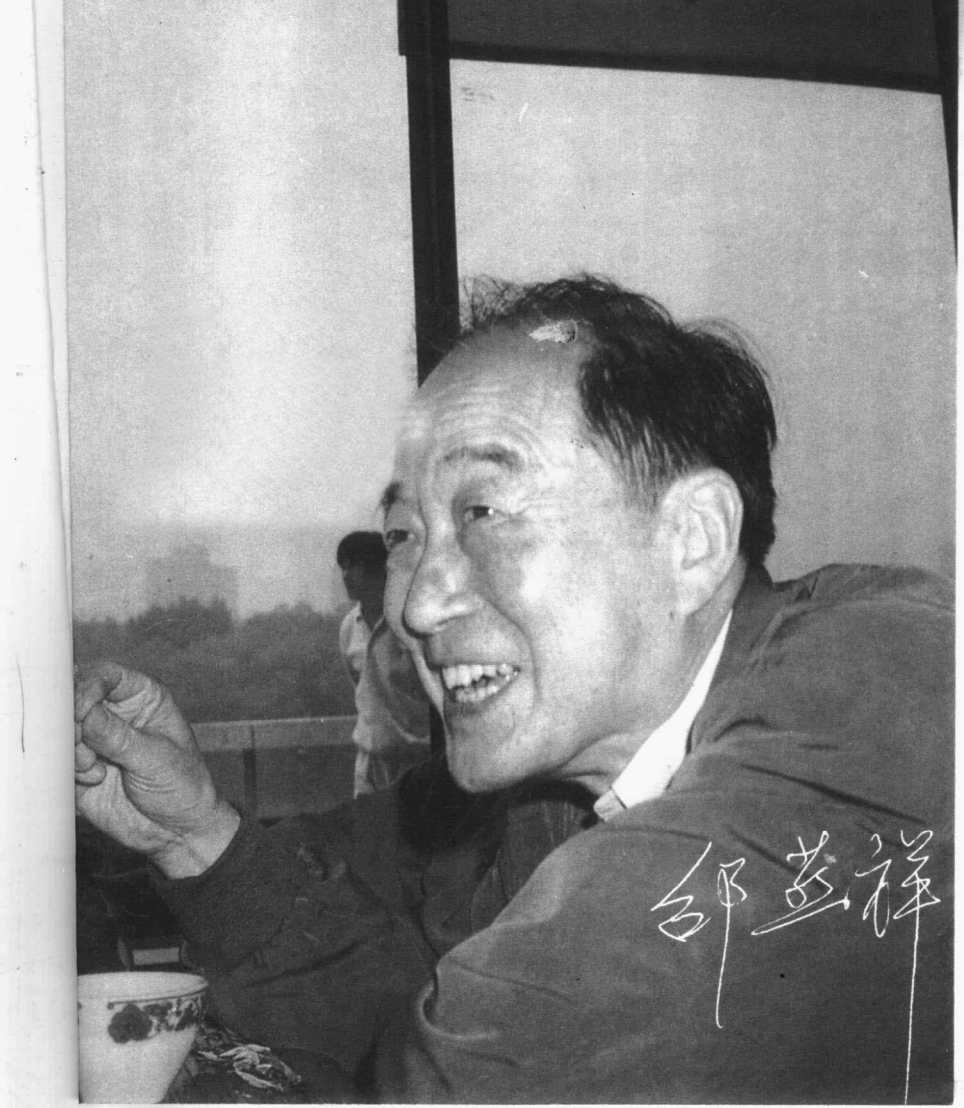
开 本:787 × 1092 1/40.

印 张:5 $\frac{1}{10}$

字 数:87 千字

印 数:1—3 325 册

定 价:7.40 元



徐英祥

总序

李 辉

大象漫步于原野，有一种含义丰富的姿态：稳重而步履踏实，从容而神态悠闲。以“大象漫步”为这套书系命名，一方面与积极支持该套丛书出版的大象出版社名称吻合，另一方面更想努力体现出该书系在选择作者、涉猎题材诸方面的特色。各位作者，或极目天下，或细观内心；不同领域，不同文风，但体现出的历史眼光、人生态度和现实精神大致相同。

“大象漫步”书系每辑八至十种不等，所收作品每册主题将相对集中，每册字数在八万字左右。内容、体裁、风格相对自由，追求多样化，可包括随笔、书话、书信、自传、回忆录、译文等，根据作者的

不同特点和每部作品的专题而定。

在陆续推出老文人新作的同时,本书系将以更大的热情关注中青年作者的力作。新的作者,新的面目,以他们敏锐的思想和触角,以他们不同于前辈人的知识结构,常常会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希望如此。

1999年7月,北京

前言

这本小书，选辑了几十篇议论“天下大事”的短文，除开头一篇外，都写于90年代的前几年。

在这之前，所谓“涉外”的事情，是只有外交部才有发言权的，除了国家通讯社的新闻报道以外，就只有政府的声明和公报可读。当然也有“表态”的机会，那就是政府组织的游行和集会。比如在60年代，我们中国热衷于支援“亚非拉”（借来代指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反美反霸斗争）的时候，我就参加过单位里组织的不少次队伍，上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游行，喊口号，包括抗议对马丁·路德·金的暗杀，抗议艾森豪威尔访日，反对土耳其的曼德勒斯，乃至“火烧英（国）代办（处）”，只是

我所参加的队伍仅到了西华门一带，并未躬逢“火烧”之盛罢了。

80年代以后，实行对外开放，出国访问的人多了，有关国外、境外的诗文也有一些发表了，自然还是所谓“风光+友谊”的多。这比50年代一提国际题材就是国际阶级斗争的漫画、宣传画的情况，表明我们已多少摆脱了认为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拯救的认知模式。

但那时候还有一种框框，就是从“文革”和“文革”以前就形成多年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泛政治化倾向，总是过高地估计一篇文章、一个观点的影响，而怕哪个人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给政府找来什么麻烦。——其实这不限于有关国际问题的言论，据说某个出版社的领导在审查一本关于闻一多的评传时，居然害怕书稿里提到闻一多被国民党所暗杀，担心会不利于“第三次国共合作”！于是这本书当时就压下来了——好像如果在文章中议论到国外或外国的什么问题，有关国家便会认为全都代表中国政府在发言似的！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在人家的国度里，什么人都可以写文章谈论中国，谈论与中国的关

系,以至批评中国,不管批评得对不对,跟他们政府的政策一致也好,不一致也好,咱们都得听着,他们的政府并不为每一篇报刊言论负责;而相形之下,我们倒是过分地善于“自律”了,对别国的一些消极现象固然噤声失语,即使对来自国外的某种不友好的表示,顶多是在“必要时”由政府去表个态,国际公众不容易听到中国普通人的舆论。

我不是研究国际关系的,我所表达的只是普通人对国外事情的一点声音,这也多是进入 90 年代以后,才有了发表的可能。从书中的写作年月可以看出,这方面的舆论空间毕竟有所扩大了。

我的关注更多是在国内,而且限于资讯不足,我不可能对任何国际事件都写文章——那也不是我的任务,严格说来那是国际评论员的职责所在。所以这几年我也只写了这么一些。

说“小小寰球”,如果排除了民族自大的成分,确实也一点不错。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世界显得越来越小了。这半球的蝴蝶扇动翅膀,也许就能在那半球掀起一阵飓风。茫茫大洋,转瞬可渡,更不用说什么一衣带水了。人们过去说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现在又可以得到新的诠释。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也是古代哲人的遗

言。

我们现在懂得了，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要紧。然而，不应该也不可能闭目塞听，“关起门来做皇帝”，不但要听国际上的风声雨声，也会切身沐浴着“欧风美雨”（还有“亚非拉”的），我们难免像关心我们自己的事情那样关心世界上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该把别人的经验教训当做自己的一样来汲取呢？

我写这些短文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

1999年5月25日

目录

前言	1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1
读斯大林的一封信	4
“波将金化”	8
接近真实的斯特朗	10
在不可理喻的人面前	15
又提起了希特勒	20
今夜我失眠	26
“形象”的塑造	30
首脑的睡眠	33
读报随笔	37

责任与感情	41
关于自杀	44
六年:40000人	48
偶感	51
勋章的诱惑	53
高贵的尸体	56
希特勒焚书六十周年	60
“黑帮”小考	65
遥远的祝福	70
我也来干涉一下别国内政	74
反法西斯(I)	78
卡廷纪念碑	83
中国人眼里的外国人	87
想看墨索里尼日记	92
活着,但要记住	96
同僚与冤家	102
石沟的名单	106
百年创痛	109
戏说音乐	114
反法西斯(II)	121
贪污成风怎么办? ——夜读抄	125

今日是何年·····	132
七月诗话·····	135
走火入魔·····	140
勿轻言“相逢一笑”·····	145
《将军之夜》·····	148
对虎弹琴·····	153
“杀手无罪”论·····	156
前事与后事·····	159
论麻原认罪·····	161
论丑闻·····	164
罪犯与曾参·····	166
多少人想当国王·····	169
饮食也有“武化”·····	172
又见卍字·····	175
悼安娜·拉林娜·····	178
全斗焕、卢泰愚功罪论·····	181
搞不懂啦，蒙博托·····	186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今年5月,是战胜希特勒法西斯40周年。但是据说在某些“慕尼黑啤酒馆”式的角落里,还有把战胜法西斯的节日看做哀悼日的人。

人的是非、爱憎、哀乐,其不同,有如是!

原来遗老遗少并不是我们独有的“国粹”;纳粹的第三帝国也自有它的余孽。

今天的孩子们,也许已经不知道五十二年前柏林菩提树下大街广场上有过一个火光冲天的焚书之夜;也许只是从影片《王中王》看过有关1936年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轶事奇闻;也许完全不能想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焚尸灭迹和克拉古耶瓦茨的血洗屠杀;也许对英格利·褒曼自述她1938

年在柏林不肯举手高呼“万岁，希特勒”，只不过付诸一笑；甚至就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50 岁以上的人，也把那些逝去的岁月仅仅当做过眼云烟了。然而，却不知世上至今仍有人哀纳粹之败亡，痛狂澜于既倒，不胜怀旧，时唱挽歌呢！

德国作家沃尔夫在希特勒上台不久后的 1935 年写的剧本《马门教授》，很早就曾介绍到我国来，由金山同志主演过。剧中的犹太医生马门教授在受到迫害以后痛悔自己原先对法西斯主义的猖獗漠不关心，留下这样的警句：“在应该斗争的时候放弃斗争，就是犯罪！”面对十年动乱中封建法西斯的猖狂肆虐，每念及此，多少人曾经心弦震颤。“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今天是否还会麻木迟钝，以致贻悔于将来呢？

德国纳粹化不过十二年，而四十年后还有遗老遗少为纳粹招魂。那么林彪、江青等前后为害十年，以野蛮的暴力和蒙昧的个人迷信，摧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影响至深且巨，如火延烧，如水渗透，能轻易地说余毒业已肃清了吗？

况且，“文革”的流毒中又缠裹着半个世纪以来的“左”的影响，还有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主义（包括一百多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残余，并没有廓

清无遗。历史的渣滓一时借助于“左”的载体，一时又作为对“左”的惩罚，多方面侵扰着社会政治生活，毒害党风，销蚀民气！每个朝代，每一种被推翻的社会势力，都有自己的遗老遗少。重要的在于我们要使今天的“七斤”和“六斤”们腰杆挺直，彻底否定“文革”，肃清“左”的流毒，坚持开放和改革，不为一切的风波所动。

为此，必须让今天和明天担当改革主力的青少年一代了解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文革”中适应篡改历史和培育一代愚民的需要，中小学的历史课都废除了。不知“古”也必然昧于知“今”；一定要懂得历史发展的趋势，懂得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才能明敏地辨别新歌和旧曲，“左”调和正声。这也是一件百年大计。在这方面，文艺工作者和各方面的思想工作者有不可忽视的责任。

对青少年来说，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对教育者来说也一样：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1985年4月1日

读斯大林的一封信

偶然读到斯大林的一封信，写于1938年。过去所见《斯大林全集》一至十三卷中文本，下限为30年代初期，未及收入此信。

这封信是写给一家儿童出版社的。斯大林在信中说：“我坚决反对出版《斯大林童年的故事》。小册子充满大量事实上的错误、歪曲和不应有的赞扬……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在于小册子中有一种要在苏联孩子（以及一般人）意识中养成对个人、对领袖、对绝对正确的英雄的迷信。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与‘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社会革命党人说，英雄造就人民，使人民从群氓转变为人